

◇流年碎影

那把斧子

史良高

1968年，我15岁，已经“靠边站”的父亲看我每天背个红色语录包上学，放学后就和镇上一帮“半泼子”打打杀杀，眉毛凝成了疙瘩，“荒年饿不死手艺人，还是去学门手艺吧！”

我去了江边的一家造船厂，一厂之长是我的叔父。那个工厂有着完整建制的车间，车间里有电工、焊工、钳工、铆工、卷扬机工，可就是没有容纳我的方寸之地。工厂没有任何理由收留一个失学少年，更不可能招收一个连户口都不在本地的童工。

我百无聊赖地在江边的马路上游荡，看着滔滔东去的江水发呆。最终，我把目标锁定了二姐。

二姐刚过门不久，一介草根的姐夫还是想方设法央人为我寻了一份工作——一家建材厂的临时工。因为“临时”，厂里每月除了24元工资，不提供宿食、劳保与任何工具。师傅说，买一把斧子吧。于是，姐夫就替我买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把斧子，相当于父亲的半个月工资。

直至今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买那把斧子。是师承祖训呢，还是师傅的紧箍咒，让我时刻不忘自己是个手艺人？上班第一天，我把斧子磨得锃亮，可是，工地上的杉木要剥皮，这种粗活自然是徒弟的事，而且用不着斧子。旧椽子要拔除钉子，一只钉锤就能搞定。现场的门窗多是厂里机器加工的成品，偶尔用上斧子，也轮不到我插手。再说，斧子是利器，稍不注意就会闯祸，我得时时处处守好它。我敢说，我后来处事胆小拘谨，就与少年时期那把斧子有关。

茶厂每年有大批茶叶箱需要维修，其中不乏出口的包装箱，活很轻。我在那里做了很长时间。虽然用不上斧子，学不到技术，可对于体力单薄的我来说，还是比较合适。那个年代动不动就搞防空演习，警报一响，单位所有人都得钻防空洞。新挖的防空洞潮湿阴冷，偏巧那天躲进去之后，警报迟迟不得解除。二师傅不知从哪弄来一捆草垫在屁股下面，他先掏出火柴点上烟，然后让我点燃稻草烤火。不一会，就来了几个戴红袖章的人，说我们施放烟火暴露了战备设施，有意为敌特通风报信。好在那是一孔贮藏物资的防空洞，好在看我是懵懵懂懂年幼无知的少年，而那个二师傅立即被带走了。我虽然侥幸躲过一劫，却从此不能再去戒备森严的茶厂上班。我扛着那把斧子先后去了轧花厂和被服厂。这两个地方再也没有茶厂自在舒服，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和一帮青工扛油毡，抬人字梁，去屋顶钉瓦条。那把斧子，更没机会露脸了。

是年底，我被派往酒厂。去酒厂的工作是每天一手拎着油漆桶，一手拿把刷子，爬到高高的仓库人字梁上涂沥青。那把从拿到手就一直闲置的斧子，连个放置的地方也没有。想来想去，我就把斧子藏在了仓库的一只酒桶里。第二天再去时，酒桶还在，斧子没有了。我一个酒桶一个酒桶搜寻，每个酒桶空空如也。我欲哭无泪，那可是父亲半个月工资啊！

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魂不守舍，夜里做梦都被斧子惊醒。我不是心疼那把斧子，而是极度的恐惧，恐惧那把斧子会带来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。浩瀚阴森的仓库里酒桶堆积如山，每个一模一样，那只酒桶要是被夜班工人迷迷糊糊地拉去装了酒，某天有人一不小心从酒桶里倒出一把锋利的斧子来，那追究起罪责来该如何是好？

好在，过完春节，学校复课，我又回到了朝思暮想的课堂。

◇儿女情长

永远的愧疚

邵江节

父亲因患心脏病，不幸于2003年12月19日凌晨，带着对家人的无限眷恋，对生命的无限渴望和留恋，匆匆离开了我们，离开了他深爱的家！那天下午，从苏州赶回家，我看到躺在床上的父亲是那样的安详，就像睡了一般。我紧握他的双手，却再也感觉不到他曾有过的力量，曾有过的温度了。

那天晚上，夜已经很深。寂静地守候在他的灵前，我的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滚落，一次又一次地模糊双眼。夜晚特别寒冷，透过摇曳苍白的香油灯和缭绕的香雾，凝望着父亲的遗像，我的眼前总浮现出父亲生前的一切，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里沉浮。

父亲健在时，我总喜欢看他在田头和别人吹牛。他一脸的轻松和满足，不再有倦容，爽朗的笑声在空旷的田野飘荡。家里生活艰难，父亲劳累辛苦，却没有半点

怨天尤人。他像一座大山让我们在他的怀抱里快乐无忧。和父亲在一起，无论对与错，总有他的袒护和担待。平时，我只要买点他喜欢的小零食，或一个问寒问暖的电话，都会让他兴奋好久。

父亲去世后，妻子娘家大嫂告诉我，父亲那年得知我妻子怀孕，立马打电话告诉她。家里青菜吃不完，第二天一早他挑到街上卖，还特意留了一些菜送给大嫂。他高兴地告诉大嫂，说他要在外地打工的我赶紧送妻子回家，好好养胎。2003年10月30日，妻子在县保健院平安地生下孩子。中午，父亲到了大嫂家吃饭，大嫂特意烧了红烧肉，父亲用肉汤淘饭连吃了两碗，边吃还边告诉大嫂：儿子结婚都两年了，儿媳一直没有怀孕，这下好了，人家不会再乱说了，他也不会当孤老，可以带伢上街玩了……

那段时间，父亲总常常半夜起来为我妻子做夜宵，还跟她开

玩笑：我只照顾你50天就不管了啊……没想到，在我的孩子生下50天左右时，父亲真的就撒手而去，不管我们了！

父亲离去后的这些年，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望着遥远的星空，总会想起他，心是何等的疼痛！父亲抛下深爱他的儿女子孙，撇下了和他相伴一生、风雨同舟、相濡以沫的妻子，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思念、遗憾和无奈！阴阳相隔，我再也无法看到父亲慈祥面容和伟岸的身影，再也无法聆听他的教诲，再也闻不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，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了……

我现在老是想起一个情景：父亲去世二十天前，送我去潜山县小市镇，他和我走在一座木桥上，当时就说心有些慌，可我当时却没有想到那么多。现在想起来，那天我真的不该离家，应该带他到医院好好检查，可是，我没有做到。

那是我永远的愧疚。

◇凡人小记

丑菜

吴银珂



早晨起来第一件事，就是给小强打电话，询问老家的雨情、汛情。小强说昨晚洪水漫过田埂了，一亩地的玉米淹了半截，直到凌晨才退去。放下电话，一会儿，小强电话又来了：哥，我托大巴车师傅给你带了一点小菜。我心里一揪一揪的，说，今年年成不好，不用想着我。小强说，哥你放心，水再大，日子还是能过的。

小强带来的是毛豆、山芋头、马铃薯、辣椒、丝瓜、黄瓜、蛇皮袋都撑破了，水淋淋，泥糊糊的，带着家乡泥土和雨水的气息，我心里无限欢喜。妻子说，你不觉得这些菜很丑吗？我说，丑吗？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可是来自深山老林的绿色无污染食品哦。

菜确实有点丑。马铃薯大部

分凹凸不圆，毛豆有不少生虫了，山芋头有点偏老，辣椒大的大小的小。可是我就是喜欢。中午迫不及待地做了一个毛豆炒肉丁，一个虎皮青椒，一个丝瓜鸡蛋汤，鲜美得不得了，一口气吃了两碗饭。

我老家坐落在一个叫莲花亭的小山沟。我记事时起，就知道这是一个很穷的地方。山上光秃秃的，动辄山洪爆发，仅有的几亩水田还是农业学大寨时拦河造田造来的，自留地很少，也很瘦，因为那一带的地下全是风化岩。种出来的菜大都少而又瘦，瘦极便丑。但就是这么贫瘠之地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。

小强是我堂弟，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务农了。他勤劳、忠厚、踏实，是典型的山里汉子。他结婚

时，借住大队部旁边的一个低矮的小平房，生了两个儿子。小两口，种木耳，栽茶棵，承包荒山水田，在这片风化岩上盖了一栋楼房，把两个儿子送进了大学。

坦率地说，我们交流很少。有一天，夜深人静了，我突然接到小强的电话，他想和我讨教人生的意义。家乡的许多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，他也可以出去，搞装潢有关系，干架子工也行，开车也照，还有一家家具厂老想请他搞质量监理，诱惑很大，但是他不想出去，出去了，夫妻分居不说，孩子教育缺失了，生病的父母没人照应。更重要的是，不忍心看着自己辛苦垒出的田地又陷入荒芜。

小强家的菜园都是在边边拐拐的风化岩垒出来、刨出来的，他笑着把两个儿子一个取名“磊”，一个取名“岩”。据说他为了种菜费了不少心力，垒出几块地后，还在旁边搞了个沼气池。他每天都要上山挑几担腐殖土；有空就到河边山脚砍灌木杂草，堆在地里焚烧。全村人都对他竖大拇指：小强家的菜地最肥，小强家的菜最好，要味道有味道，要看相有看相。可小强把菜拿到城里卖，总卖不上好价钱，人家不是嫌虫眼多，就是嫌难看。有人劝他也打打农药激素什么的，小强倔脾气来了，说，我就是喂猪也不干伤天害理的事！

我说，不丑不丑，起码哥哥我觉得最美。小强哈哈大笑，说，还是哥懂我。